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
 HELIU TUAN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

XIWANG CHUBAN SHE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TUANJIDE HELI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湍急的河流

冯文学 著

希望出版社

湍急的河流

冯文学 著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37 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

ISBN 7—5379—2096—6
I·224 定价: 9.00 元

内 容 简 介

美丽的牡丹江发怒了，滔滔洪水滚滚而来。突然，一群正在为灾区人民打捞漂浮物的中学生瞪大了眼睛：江心漂来一个大草垛，草垛上坐着一个小姑娘。中学生齐亮奋不顾身地跃入江中，在他的爱犬协助下，救起了女孩。

“小英雄”出名了，随之而来的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老师和同学的误解，使他陷入了困境。

暑假中，齐亮和小伙伴去大森林父亲们所在的林场探亲。一路上，险象环生，风波迭起。他们雨夜赶路，勇斗歹徒，并机智地从狗熊身边“胜利大逃亡”。

乌云终于散了，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一群少年唱着歌，泛舟在碧波之上……

目 录

一、一场风波·····	(1)
二、大水冲来的孩子·····	(21)
三、在江心大溜中的搏斗·····	(44)
四、风光了一把·····	(66)
五、硬赶鸭子上架·····	(89)
六、派克笔事件·····	(108)
七、悄悄袭来的厄运·····	(128)
八、朋友来喜·····	(144)
九、当了一把小盲流·····	(165)
十、半夜里出现的魔鬼·····	(187)
十一、浪里蛟龙·····	(209)
十二、胜利大逃亡·····	(229)
十三、湍急的河流·····	(254)

一、一场风波

美丽的牡丹江，它的源头仅仅是一条涓涓小溪。当它蜿蜒流淌过张广才岭和老爷岭那千山万壑并汇聚了其间的无数条山溪之后，便成了一条像样的大江。

江水清清的。

江水甜甜的。

江水碧蓝碧蓝的。

它像一条晶莹的丝带，围绕宁古城转了大半个圆圈儿，把城市打扮成美丽的半岛式的江城之后，激荡的碧波便向远方流去。

我们宁古城人都把牡丹江看做是心上的江，为它而自豪，为它而骄傲。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从它对人们心灵的陶冶来说，它都是宁古城的灵魂。没有它，城市就干巴巴的，就没有秀色，就没有灵气。

牡丹江是我们这些孩子玩得最多的地方——夏天在江里游泳，练就了一身水里功夫；冬天在江面上滑

冰，练成了一双飞毛腿；在不能游泳不能滑冰的季节，还可以划船、钓鱼、摸蛄。那是我们的天然乐园，孩子们常常玩得“乐不思蜀”，因此，漫长的江岸上常常传来家长们那悠远的呼唤声。

不仅如此，我感觉牡丹江还是一条有灵性的江。它善解人意，仿佛能随着你的感情变化而变化，惟妙惟肖地体察出你心里的感情需要，从而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给予你真诚的同情和抚慰。

每当我做完作业、干完家里的活儿、没什么事的时候，即使不滑冰不游泳，也总愿意到江边跑达跑达。那时，扑面吹来的江风，会带来江水的清新和甜润，令人心旷神怡。

当你心里有什么烦闷事的时候，那一江绿水仿佛流淌着一江愁绪，滚滚的波涛好像在帮助你宣泄着郁结在心中的烦闷，所以我最赞成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到江边散散心，什么愁事儿都没有了。”

江北岸高高的江槽上面，排列着一溜大榆树，生物老师说，它们的树龄至少在一千年以上。粗大的树干，两个人拉起手也搂不过来。树冠大得更是遮天蔽日，葳蕤繁茂的枝叶，编织得十分繁杂精巧，越看越精美，越看越奇妙，那里面好像蕴蓄着一首首绿色诗篇。看着它，能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甚至能激发出你

某种创造的灵感。

但是，牡丹江也有发怒的时候。

发怒的时候，那一江浩浩荡荡淼淼无际的滔滔大水，足以令所有的人心惊胆战。这种时候，即使是水性再好的人也不敢轻易下水。连我这个水鸭子（别人给我起的外号）也望而却步。

牡丹江正在发大水。

江北岸，江槽以上是渐渐隆起的坡地，南低北高，城市就鳞次栉比地坐落在坡地上；江南岸，是一马平川。这种地形，对整个城市来说，水再大，也没有被大水灭顶的危险，因为江水尽可以向南岸倾泻。

但是这场大水，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滚滚波涛直漫到远远的南山。当它被南山挡住之后，便开始向北岸的江槽上漫溢，使沿江一带的房舍被水淹了一米多深。

我们市立第一中学就坐落在北岸江边大道的边上。学校的大门冲南开，江水是从校门涌入校园的。校园里一片汪洋。

教室的桌椅漂了起来。

学校被迫停课。

我们学校本来就穷，桌椅板凳是学校的重要财

产，必须抢救出来。

为了安全起见，校领导决定把北院墙打开一个豁口。这样，校园里虽然进了水，但院墙内的水是稳定的，从北墙豁口进入校内便没有危险，可以组织学生将桌椅从北墙豁口搬出学校，运到北边的高岗上。

我们初二（1）班教室靠近南大门，地势偏低，水有一米多深，桌椅板凳都漂了起来。

张慧老师正领着班里同学往外运送桌椅。张老师个子不高，一头浓黑的长发在头顶上盘了一个高高的髻，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增高不少，但并不给人以刻意追求的感觉，反而叫人感到她身上凝聚着一种艺术修饰的美。不过眼下站在一米多深的水中，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每往前走一步都得费很大的力气，以至身体向前左一耸右一耸的，但她是好样的，干得一点也不比我们少。

对我来说，这种劳动挺有趣。一张张漂起来的桌椅，像一只只小船，推起来一点也不费力气。别的同学们干得也很开心，一个个欢声笑语，并不因为学校受灾而垂头丧气，好像那应该是校长的事。

到了水浅的地方，桌椅漂不起来，就得抬着、扛着。木头经水一泡，重量增加很多，这活儿就不算轻松了。

全班都在劳动。

只有朱小成东走走西转转嘻嘻哈哈没正形。他个头儿不小，身体健壮，长得白白胖胖的，但那是一身懒肉，什么活儿也不干。不但如此，还指手划脚的，不时说几句风凉话。一会儿说这个积极，干得好；一会儿说那个是笨蛋，干得不像样儿。语气带着明显的裁判员的味道。每次劳动，他都是这样。他是班里的特殊学生，不仅我们班主任张慧老师宠着他，连校长也让他三分。至于同学们对他的态度，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溜舔他，有的不尿他，也有的持中立态度，但总的来看，由于有校方的庇护，谁也惹不起他。

我是属于“不尿他”那一类的人。因为我觉得，他虽然不是仗势欺人（他没有什么势），也是“仗钱欺人”——他家有钱。他以为，有钱就可以凌驾于别的同学之上，就可以无视校规。

常常第一节课都快上一半了，朱小成才大大咧咧地走进教室。

这种时候，不论哪个教师上课，都不去认真批评他。有的装没看见；有的看一下腕子上的手表；有的看他一眼也不说什么；连最厉害的数学老师赵兰，也最多提一些“明天早点来”之类的温和告诫。此时，他便冲着大伙儿做一个鬼脸儿，或出一个洋相，逗得

同学们哄堂大笑，于是，课堂秩序大乱。朱小成不把别同学放在眼里，甚至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

朱小成的爸爸是个大款。大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反正很大很大。

学校的黑板，原来都是白灰抹的，是他爸爸出钱把所有班级的黑板都换成了毛玻璃的；原来光秃秃的操场上，只有几个简单的土造单杠。是他爸爸给买了从低到高适合高低年级同学用的一整套单杠和两副双杠；此外，还捐助给学校十万块钱。

捐款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开大会，连市里领导都来了。那隆重劲儿，可能是我们学校开天辟地第一回。

至于平时学校搞点小活动需要用车什么的，我们班主任张慧老师只要跟朱小成说一声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学校领导出面。

我倒不是说人家资助学校不好，我佩服朱小成爸爸的做法，也可以说他是有识之士。我是说，正因为家长对学校做出了贡献，才使朱小成养成了高人一等、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不把校规当回事的“高贵品德”，不过他的这些表现他父亲是不是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朱小成爸爸常常到学校里来。一来总是把蓝鸟牌

轿车直接开进学校操场，然后绕一个小小的弧形停在校长办公室门口。要是正赶上下课的时候，那就会招得同学们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校长教师都出来迎接，有的还给拉开车门儿。这倒没什么，我要是校长，我也会对捐钱的施主毕恭毕敬的。

问题出在朱小成身上，此时你看吧，朱小成绝对神气活现。虽然他嘴上不说什么，但那态度，俨然是个皇太子，看人的眼神儿都是居高临下的。

.....

朱小成走到校门，看了一会儿无边无际的大水，回来说：“同学们，你们猜，现在大水涨到什么程度了？”

付来福问：“涨到什么程度了？”他是朱小成的跟屁虫儿。朱小成说东，他不说西；朱小成叫他打狗，他不撵鸡。他跟在朱小成屁股后面，无非是图个和朱小成下馆子混点吃的、玩游戏机不花钱、占点小便宜什么的。他窄脸尖下巴，身体灵巧，打篮球弹跳力好，有人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钻天鼠。

朱小成说：“天连水，水连天，特别好看。”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别人见他总不干活，没有人搭腔理他。

付来福赶紧问：“到底怎么个连法？说得具体点

儿。”

朱小成说：“我怕有人不感兴趣，说了还惹得人家不高兴。你要想知道，你自己看去！”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瞄了我一眼——因为我平时常常不买他的账。

我分明感觉到了他扫向我的目光，但我装做什么也没看见，只顾低头干活儿。我不愿意理他这个茬儿，因为一理他，全班同学的情绪又得跟着他的感觉走。说实在的，谁都想看水势发展的情况，但大家都去看水，必然影响抢救桌椅的速度。

付来福说：“管别人高兴不高兴干什么？至少我代表我自己，高兴，爱听。”他话里带刺儿，那刺儿显然是冲着我的。不过他没指名道姓，我也就只好装糊涂。

朱小成见我没理他，就转移目标说：“光你一个人爱听，太少了。”说着，他把目光转向单英，想得到她的支持，叫她也说话。他平时总爱和单英接近，有人背后和我说，他爱上单英了。是不是真的，我不敢乱说，因为这也关系到单英的形象问题。不过据我观察，即使他有意，也是个剃头挑子，一头热——单英不怎么理他。

朱小成用话引逗着，总想叫单英和他搭话。

单英长了一双丹凤眼，眉毛黑黑的，皮肤白白净净的，脸上总带着笑意，仿佛有什么开心的事憋在心里一样，给人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单英和李丽两人推着桌子正往前走，一抬眼，目光正好和朱小成的目光相遇，就躲闪地避开了。

这些微妙的表现被李丽觉察到了，就对朱小成说：“别卖关子了，愿意说就痛快点儿，不愿意说就拉倒！”说完，她瞅着身边的单英问：“你说对不对？”

李丽是个黑大个儿，圆脸儿，圆眼睛，因为留着短发，脑袋也像是圆的，是我们班里有名的“愣小子”。她是单英的好朋友，两个人上学一起来，下学一起走，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单英的一双凤眼笑咪咪的，没理朱小成这个茬儿。

付来福说：“说话呀！咱班的男生当中，朱小成最有代表性；女生当中，你最有代表性……”

没等他把话说完，单英白皙的脸上就浮现出两片红晕，急忙分辩说：“我可没这么认为。”

李丽说：“付来福，你少胡说八道、阿谀奉承！”

王琪慢慢吞吞地说：“拍马屁拍到蹄子上了！”王琪长得敦敦实实，浑身的肉硬邦邦的，在班里掰腕子他是第一名。他虽然跑得不快，但那冲劲却像一辆小

坦克，别人都得躲着点。

王琪是我的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爸爸和他爸爸原来在一个地方插队，后来又在一个工厂工作，现在因为工厂常常不能开全支，又一同去了他们一起插队的林场——有人说，我俩这叫世交；另一方面是我们俩的想法常常不谋而合，有共同语言。他这个人，平常挺随和，人缘不错，但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要是他看着不顺眼的事，倔起来，一句话能把你撞到南墙上。

他的话引起周围同学的一阵哄笑。

付来福的脸一点也不红：“王琪，你说谁？”

“你认为我说谁我就说谁。”

“我惹你了？”

“我也没惹你呀。”

“你那话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付来福说：“你少开横炮，你有什么不服的？朱小成、单英没有代表性，难道你有代表性？”

王琪说：“我没说我有代表性。代表应该是品学兼优的，而不是别的，更不是溜须拍马拍出来的。”

付来福说：“这怎么叫拍马？谁对学校的贡献大，谁就有代表性。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意思很明显，

不是说的品学兼优的代表性，而指的是谁家最有钱谁就有代表性，就应该崇拜谁。

单英赶紧声明：“我可没有什么贡献，你们争论不要把我扯在里面。”

王琪和我说过，他并不是对有钱人家的孩子有成见，而是反感那些捧臭脚的人。好孩子也叫他们给捧坏了——捧得肉麻之后，人们就产生反感，对捧的和被捧的都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乘风吃屁的人最可恶。

单英是我的同桌，我们俩关系处得不错。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愉快心情，但是我不敢叫这种心情溢于言表，怕有闲话。当然，对我倒无所谓，而对于女孩儿家，绝不能由于我的言行轻率而把灰抹到人家的脸上。

她家也很有钱。她穿的衣服、鞋，都是名牌儿，而且天天换。她有好几条项链，都是真货，不是珍珠的，就是金的，有的是亮晶晶的宝石的。她很讲究，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项链，都是经过精心搭配的。她用的一支金笔，是八百多块钱的美国派克。那支笔在全班出名。笔帽是蓝底白星，笔杆是红白相间的杠杠儿。更主要的还是它的功能——拿掉笔帽放一宿，第

二天写字不带不下水的。不过她家的特点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把钱花在自己家人的身上，怎么花都舍得，哪怕是奢侈一点，绝对慷慨；但是对外的应酬开销，一般不大方，对学校有些赞助，但不多。学校号召有能力的同学和贫困地区的同学一帮一结对子，单英就没有和谁结对子。这事当然由不得单英自己，而是她家里不支持。

单英家这种支配金钱的方法，正好和朱小成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单英家虽然有钱，但在学校里没有什么出众的影响，这使她多少有点抬不起头来。

当然，学生里面，不给学校支援的，不和贫困地区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的，还是绝大多数。家里本来就不富裕的同学，连供自己上学还挺吃力，别人自然对你就没有什么要求，可是这往往也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阴影——贫困会引来一些人对你自觉或不自觉的鄙夷。看来贫困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是不得已的事，谁也不愿意总戴着这顶寒酸的帽子。

比如像我，就是这样。

前两年我家还可以。我妈妈是纺织厂的女工，她在厂里干得不错，还经常当个劳模或先进生产者什么的。每次从厂里拿回来一张奖状的时候，爸爸和我都主张弄个镜框挂起来，可妈妈总是带着腼腆的笑，把